

一剪春韭香

□桑明庆

老家门口有个韭菜小池子，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浇醒了池子里的韭菜苗，一夜之间，它们便摇摇晃晃蹿出半拃多高。这翠绿鲜嫩的小苗在春风里摇曳着婀娜苗条的身姿，绽放着浑身的馨香，向人们昭示着青春的芳华。

韭菜在众多的蔬菜当中是率先揭开春天味蕾的绿蔬。此时，它嫩生生的、鲜亮亮的，味道极其清爽，是难得的美食。早在《诗经》中便有“献羔祭韭”之记载，《周礼》中也有“豚春用韭”的说法。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春天第一茬韭菜长出来的时候，母亲都要让全家人吃上一顿韭菜馅儿的素饺子，以这种芳香的味道迎接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清晨，母亲用那双绣花的巧手将还挂着露珠的韭菜剪下来淘洗干净，淋干水后放在案板上用刀切碎，韭菜那清香甘甜的味道随着刀起刀落全都溢了出来，满院子都是春天的气息。随后，母亲再炒几个土鸡蛋，配上一块卤水豆腐，一盆香喷喷、鲜嫩嫩的韭菜馅儿就调拌好了。那青翠的韭菜、金黄的鸡蛋、似玉的豆腐搅拌在一起的饺子馅儿真像是一幅春天的图画，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在第一茬韭菜收割后，母亲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那小池子里的韭菜苗，好让它们尽快长出第二茬、第三茬……只见母亲挪动着那双裹过的小脚，蹒跚着走到韭菜池边，然后弯腰蹲下，用一把小铁铲子在韭菜池四边培上新土，用铁铲把新土拍得工工整整。接着，母亲左手按住池中的黑土，右手握住小铁铲子那

一尺长的木把，使劲一插，铲头便伸到了韭菜苗根部的土里，随着铁铲来回运动，土被铲得松软，像是被酵母催开的发面。之后，母亲找来一些羊粪蛋撒到韭菜池中，再提几桶水灌足。就这样，韭菜池子被母亲打造得如一个精美的盆景，不到10天，第二茬韭菜就鲜嫩地长出来了。

在随后几茬韭菜长出后，母亲要么蒸成韭菜馍，要么烙成韭菜油饼，有时会腌一盆香喷喷的韭菜咸菜。母亲还会做韭菜炒鸡蛋，用来招待亲戚和客人。这时，母亲会把四五个鸡蛋磕到碗里，拿一把淘洗干净的韭菜切碎放到碗里，再加一点盐，然后用筷子顺着有一个方向搅拌，金黄色的鸡蛋与翡翠绿的韭菜像恋人一样，彼此粘连到一起，且顺着筷子搅拌的方向不停地奔跑，相互拥抱着，你追我赶，好不快乐。母亲用那双巧手将韭菜的鲜嫩、清香、甘甜和微辣的味道收藏在这普通的食物之中，让我们在很长一段日子中都能吃到春天的味道。

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每年春天韭菜长出来的时候，母亲都会剪下一捆，淘洗干净给我捎到城里。由于工作忙和人口少，那一捆韭菜一时半会儿也吃不了，妻子便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到冰箱里。每天打开冰箱，我都能看到那捆碧绿的韭菜，闻到它那清香的味道。此时，我好像看到了家乡的村舍，看到了田野上碧绿茁壮的禾苗；闻到了家乡的烟火气，闻到了春天的芳香，闻到了母亲的味道。我心里溢满幸福，感觉家乡并不遥远，母亲仿佛就在身边。

记忆的城池

□魏延庆

我总是喜欢
独自一人
在记忆的城池里往返
斑驳的小巷葱茏
那份孤独的风
深邃得一直望不到边
让我忘记了来路与去路

我像是一个
手捧光阴信笺的人
站在青春的花路
每望一眼
就会有惊艳留存心底
每念一句
就会有思念散落一地

倒春寒

□祁明星

冬天杀出回马枪
让春天猝不及防寝食难安
冬天的余威夹风带雨逆袭而来
在春天打造的舞台上还原出冬天

天空铅云蔽日
大地失色黯然
回归的雁阵被寒流阻断
声声凄厉的呼唤跌落于水际岸滩
蝴蝶折断淹没于花海
蜜蜂的歌唱也不觉搁浅
早产的蝌蚪冻僵成一个个顿号
成为春天停滞不前的标点

含苞待放的花蕾蜷缩一团
怀抱一颗春心泪流满面
长发及腰的杨柳轻抚着
哭成一汪湖水的太阳的脸
浓妆艳抹的海棠被冷雨打湿了胭脂
落花随风撒下繁星点点

西风肆虐天低云暗
一春花事误了花期
昂扬向上的春光被寒风压弯
太阳的文火太弱
春天乱成了一锅粥
成了没有做熟的夹生饭

这是一首不和谐的插曲
这是一段精彩故事的倒叙
让春天情节突变富有波澜
这是春天关于冬天的回忆
让那些花儿草儿忆苦思甜
记住那彻骨的寒冷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风熏日暖
让冰冻过的花香更加芬芳
让冰封保鲜的爱情更加如花灿烂

□沙胜群

国人推崇“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过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留名青史的寥寥无几。在这屈指可数的人名中，如辛弃疾、王羲之、张九龄这些别出心裁、寓意隽永的名字能让我们品味许久。

人名之所以被称为文化，是因为简单的两三个汉字一旦定格成人名，就宛如发生了核聚变，其迸发的瑰丽色彩和信息让人叹为观止，并嬗变为一把探索个人和社会的金钥匙。

人名由姓和名组成，如一张名片，既是人进入社会的首要信息，也是人的社会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我国的姓与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广义的人名除名外还有字、号等称谓，辛亥革命以前称字、称号的风气颇盛。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新思潮崛起，称字、称号被视为封建传统，人们纷纷响应“一名主义”，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

不可否认，表示称呼是名字最主要的功能，但使名字具有时空穿透力、让人品味难忘的则是名字里的烟雨沧桑和人文情怀。

国人取名很有讲究。春秋时便有信、义、象、假、类五种取名方式，后又有“男《楚辞》、女《诗经》、文《论语》、武《周易》”之说。取名过程也颇讲究和慎重。古籍记载，婴儿的名是在出生百日后由其父取的，然后再告诉亲朋好友，并报告地方长官入籍登记，也就是现在的上户口，很有仪式感。

因为名字要伴随一生，所以长辈在取名时大多要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引经据典，对后辈的殷殷之情蕴含其中。

起名时，长辈对孩子总是有许多美好期望，被囊括为福、禄、寿、喜、财的范围中，或身体健康，或长命百岁，或升官发财等。取什么名字都有考量。古人认为，人的“命”与“名”相关联，所以给孩子

人名，情怀炽热

取一个祛病禳灾、长命百岁的好名字非常关键。如霍去病、辛弃疾就是范例。这是因为古时的医疗水平低，为人父母者常用贱物、丑陋之名命名儿女，以期长大而不夭折。

取什么名字与文化储备有关。古时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取名许多是直接以节令、地名、体重、排行等命名，比如九斤、秋分、闰土，文采稍逊但贴近生活，俗称接地气。而文人和士绅之家起名更多讲究文采和意蕴，历史上有许多名人的名字取自经史子集。白居易的名字出于《中庸》，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名字出自《易经》，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之来自《诗经·小雅》，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名字来自《九章·怀沙》。可见国人的名字大都取材广，立意高，内涵丰富。这是传统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也体现了取名者对生活的态度和借名字传递的希冀与情怀。

纵观古今，可以清晰地看到人名中的情怀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展现着时代的发展脉络。名字的启用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相关，从封建社会人们追求功名富贵到近现代浓烈的政治色彩，都折射出不同时代主流的人文氛围和价值取向。

上古崇尚名以记事，皆可望名知义。最早的姓氏大多从女而成，如姬、姜、妘、姒等，“姓”字的释义就是“从女而生”。这是人类文明之初母系氏族社会形态在名字文化里的体现。而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姓名则反映出在那时人们渔猎畜牧、力田事农的生活方式。商周重天意，取名流行用天干地支，如孔甲、庚庚等。春秋战国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先贤圣哲横空出世，备受推崇，故以“子”为名、命名成为时尚，有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等众多带“子”的巨星。秦汉一统天下，取名多体现出尚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名字中多有武、霸、雄等字，如蒙武、苏武、王霸、杨雄等，

充满了阳刚之气。另外，西汉推行黄老之术，求长生不老的风气很盛，时人多用延年、去病等起名。

同时，东汉喜用单名。王莽推崇复古，行二名之禁，影响深远，人名十之八九为单名，《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名，《后汉书》中的人物亦是如此。

魏晋六朝时人名爱用“之”。当时盛行五斗米教，其教徽颇像草书的“之”字，虔诚的显贵与士族多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

盛唐开放豁达，流行“以行第系于名者”。“行第”是指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李白又称“李十二”，杜甫也叫“杜二”，孟浩然称“孟六”，元稹称“元九”。这种风尚和做法显得彼此间熟稔而不拘礼节，给人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感。

宋代重文轻武，理学发达，社会优礼老人，起名以“老”为美。取名喜欢使用“老”“父”“翁”一类表示年长老迈的字，既说明时人企慕康寿的愿望，也流露出以老为美的风气。许多人取名故作老气横秋之态，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元代出现了蒙语汉译的特殊名字，如成吉思汗、窝阔台等，叫“哥”“奴”较多。而平民百姓不准取名，若取名只能用行辈或出生日期，或用父母的出生年龄合算一个数字作为称呼。朱元璋出生农家，本名重八，其父叫五四，大哥叫重四。“元璋”是他发迹后取的名。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影响很大，人名中常出现奎、元、科、第等字。民国期间，普通百姓的代表性名字是进财、满仓、福禄、寿生等，反映出人们在乱世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作为当代人，我感觉新中国成立后，人名的时代色彩更加浓厚，其情怀愿望更加炽热感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名建国、解放、国庆的较多。而后的援朝、跃进、四清等名字则反映了抗美援朝、大跃进等国内

形势。“文革”期间，比较流行卫东、红卫、文革等名。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渐回正轨，单名之风又起，出现了大量的李刚、王勇、张波之名。在人群中喊一声“李刚”，会有好几个人停步答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历动荡之后，大众追求简单、朴实生活的心态。进入21世纪后，取名雅致化和多元化交织而行。浩然、子轩、诗怡等雅致的名字颇受青睐，四字之名也进入眼帘。这是时代精神之使然，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髓，也是生活富裕、社会安宁的显现。

为了佐证我的观点，我觉得有必要举一些身边的例子。

朋友之父曾是军人，生了一男三女，分别取名东方、红太、阳生、世红。单个名字很普通，连起来一读，满满的革命情怀。

例子绝对少不了我们家。我的爷爷是红军，德高望重。1957年，我大哥出生，让爷爷起名，爷爷说革命胜利了就叫胜利吧！我二哥出生了，爷爷说革命胜利离不开军队，叫胜军！轮到我了，爷爷说革命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叫胜群！排到我妹妹时，爷爷说革命是鲜血换来的，叫胜红！等到给我五弟起名，爷爷总结说革命胜利离不开伟大的党，就叫胜胜！

许多不认识我爷爷的人，每每听我说起这一段掌故，都会竖起大拇指。这绝不是老王卖瓜，我能看出他们的赞叹是由衷的。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感受到了老一辈人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感受到了他们对后代的殷切期盼和嘱托。

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也许我们的名字不会流传很久，也不阳春白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自己名字的骄傲，因为她一样承载和浓缩着长辈的期许、家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文化的重量，一样有着亲人炽热滚烫的情怀。



油菜花开

□地铁

隔窗望去，人家门前，那片油菜花又开了。人家的屋顶上加了一层蓝红相间的板子，远处是一带丘陵。春天要来的讯息，最初表现为油菜的淡绿。渐渐地，在寒暖的变化里，油菜开始发出零散的黄花。或许还会下

几场春雨。

油菜花自顾自地开着，寒暖自顾自地变化着，人家进出的人自顾自地进出着，经过的人自顾自地经过着。那几个下学回家的小学生一次又一次走过油菜花地，走在回家的村边小路上。

这像是一幅画作，窗是固定的画框。远处的丘陵也是固定的。人家的屋

顶也是固定的。变化的是寒暖，是进出、经过、走过的人以及隔窗望过去的我。

以前的油菜花和现在的油菜花，像是复制粘贴上的。一年一度的春天，也像是一次次的重复。唯有同一片油菜花，飞着不一样的蝴蝶。唯有同一个天空，飘着不一样的云。

直到有一天，看到人家有人收割了油菜地。那时，也是又一个春天的惜别。

挖野菜

□高粱秋

惊蛰过后，风煦暖而宜人，苗蓬勃而返青。酥酥软软的田埂上，野草芽一簇簇，一片片拱出地皮，在哗啦啦的渠水声中，在油菜花如染的熏陶里，在桃红杏白的笼罩下，挤挤扛扛、星星点点地忽闪着碧青的亮眼，开始了它们一年一度的生命旅程。此刻，呼朋引伴，三五成群地邀上几个退休老友，拿上小铲，背上背包，迈步郊外，凭着童年的记忆去采挖那些能够食用的野菜、药材。

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拔根当柴烧。匍匐在地的茵陈绒绒地泛着微霜

一样的白光。别看这小东西貌不惊人，采下来摘净晾干，泡水冲茶，对护肝养肝、清心明目有着很好的调理作用呢！蒲公英是趴在地皮上的迎春花，春天一暖，它头顶上金灿灿的小黄花就格外靓丽喜人，如果有幸能够多采摘一些，无论焯水拌菜还是冲水服用，都可以清热解毒、败火生津。至于荠荠菜、榆钱等，由于生长习性不同，适宜采挖的时间赶前错后，或在田埂，或在渠畔，或在垄沟，能不能挖得到，就要看采挖者的经验和运气了。

至于对野菜的炮制和做法，每个上了年纪的家庭主妇都有自己的一套秘制手艺，虽然这其中多少夹杂着一些陈年旧事中酸楚的味道，但苦尽甘来，毕竟也算是能给年轻人显摆的一种资本了。

对于我这六十挂零的人来说，野菜只是小半年干菜（萝卜丝）吃得倒了胃口后品尝春鲜的一个记忆：在金黄的小米稀饭里放上一把鲜嫩翠绿的野菜，那颜色、那香味，就像是饥渴的旅途中看见了一片开得雪白的槐花林，别提有多激动了。

说着说着又扯远了。楼下的朋友还在等着我呢，赶紧收拾好行囊，与他们一起到旷野里挖野菜去……

我记得你

□苏琛翔

我记得你
在书里
满身的污渍，还有那破烂的席
那时候你正穿过雪山
走过草地
没有人在意
在你的身上，喉结如此凸起
走路那么吃力

我记得你
在梦里
你细数着抛下的弹壳
还有袋子里的米
嘴里嚼着树叶
瞳孔里是天际

我记得你
在梦里
我感觉到你在呼吸
但，不连续
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
阴森得像地狱
血渍充斥着仅有的单衣
皮鞭高高扬起
在你身上沉闷又无力地落下
死一般的沉寂

我见过你
在梅岭，在草地
在翻滚的大渡河面，在低矮的窑洞里
在繁华的大上海，在萧瑟的大太行山里

每一个脚印
你都说是信仰
你说它是太阳，是太阳发出的光
哦，还有那面旗帜
你也说是

可是后来，再没有看到过你
他们说今天天安门前面
有你的旗帜
缓缓升起
有你说的那群人
在城楼上高呼振臂
但我没有看见你……

那旗帜我见过
五颗星星，红色的底

后来我知道，那一天
在另一个地方
刺刀穿过你的胸膛
你说看见红色的光
好似看见蓝天下那面旗帜在飘扬……